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二十六回 見縣官書生迂腐 揭地窰邑宰精明

卻說狄公聽得畢周氏已是提到，命洪亮先在客店內裏看押，俟明早帶回衙內，訊問奸情。洪亮領命下來。狄公已是困倦，當時進房，和衣而睡。次日辰牌時分，起身淨面。諸事已畢，先令陶乾，將湯得忠帶來。狄公將他一看，卻是一個迂腐拘謹之人，因為他是一個舉人，不敢過於怠慢，當時起身問道：「先生可是姓湯名叫得忠麼？」湯得忠說道：「舉人正是姓湯名叫得忠，不知父臺夤夜差提，究竟為何緣故？舉人自鄉薦之後，閉戶讀書，授徒樂業，雖不敢自謂非禮勿言、非禮勿動，那逾矩犯規之事，從不敢開試其端。若舉人之為人，仍欲公差提押、官吏入門，正不知那刁監劣生，流氓奸宄，更何以處治？舉人不明其故，尚求父臺明示。」狄公聽他說了這派迂腐之言，確是個誠實的舉子。乃道：「你先生品學兼優，久為本處欽敬。可知熏獲異類，玉石殊形，教化不齊，便是自己的過失。先生所授的門生，其品學行為，也與先生一樣麼？」湯得忠聽道：「父臺之言，雖是合理，但所教之學生，俱屬世家子弟，日無暇暮，夜讀尤嚴，功課之深，無過於此。且從來足不出戶，哪裏有意外之事？莫非是父臺誤聽人言麼？」狄公笑道：「本縣蒞任以來，皆實事求是，若不訪有確證，從不魯莽從事。你先生說所授門徒，皆世家弟子，難道世家的子弟，就是循規蹈矩的麼？且問你姓徐的學生從你先生幾載了？他的所做所為，皆關係人命案件，那等行為，不法已極點了，你先生可否知道麼？」湯得忠回說道：「這更奇了，別人或者可疑，惟徐學生斷無此事，不能因他姓徐便說他是命案的凶手。方才貴差說那姓徐的命案，父臺宿廟，有一姓徐的在內，此乃夢幻離奇之事，何足為憑？而且此事實是父臺孟浪，絕無形影之案。遽行開棺檢驗，以至身遭反坐，誤了前程，此時不能夠顧全自己，便指姓徐的，就為凶手。莫說他父臺是在籍的縉紳，即以舉子而論，地方有此殃民之官，也不能置之不理了。」狄公見湯得忠矢口不移，代那徐德泰抵賴，不禁大怒道：「本縣因你是個舉子，究竟是詩文骨肉，不肯牽涉無辜，你還不知，自己糊塗，疏以防察，反敢挺撞本縣。若不指明實證，教你這昏憤的腐儒豈能心服！」說完，命人仍將他看管，即帶徐德泰奸夫上來審問。陶乾答應一聲，隨命值日差人，到何愷家內，將人犯帶來。差人奉命前去，不多一刻，人已帶到。

狄公見他跪在地下，細細將他一看，那副面目，卻是一個極美的男子。心下思道：「無怪那淫婦看中於他。可恨他這人，一表人材，不歸於正，做了這犯罪之事，本縣也只得盡法懲治了。」當即大聲喝道：「你就是徐德泰麼？本縣訪得你已久，今日既已緝獲，你且將如何同畢周氏通奸，如何謀害畢順，一一從實供來，免致受刑吃苦。可知本縣立法最嚴，既已前次開棺，自行請處，若不將這事水落石出，於心也不肯罷休！你且細細供來，本縣或可施法外之恩，超豁你命；如若不然，那真憑實證，也不容你抵賴的！」徐德泰見狄公正言厲色，雖是心下懼怕，當此一時審問，總不肯承認，乃回答說道：「學生乃世家子弟，先祖生父，皆作外官。家法森嚴，豈敢越禮？而況有湯先生朝夕相處，飲食同居，此便是學生的明證。父臺無故黑夜提質，牽涉奸情，這事無論不敢胡行。連日觀耳聞，皆來經過。還求父臺再為明察偵訪，開釋無辜，實為德便。」狄公笑道：「你這派巧語胡供，只能欺你那個昏憤的先生，本縣明察秋毫，豈容你飾詞狡賴？此案若不用刑拷問，定難供認。且同你前去，將地窰揭起，究竟通於何處，那時眾目昭彰，雖你百喙千言，也不容你辯賴。」說完即忙起身，令馬榮同眾差役，帶回湯得忠，並徐德泰兩人，前去起案。

眾人出去之後，忽然外面哭喊連聲，一路罵入裏頭，只聽那婦人言道：「你這狗官，將我媳婦兒放回，還未曾有多日，果曾是緝獲凶手，捉來對質，倒也罷了，忽又無影無形的，牽設好人，半夜更深，有許多男子，擁入家內來。這是什麼緣故？捉人是你，放人也是你！今日不將這事辦明，莫說我年老無用之人，定與你到兗州扭控，預備當這忤逆官長的罪名，橫豎也不能活命了。」一頭哭著向裏面走來。狄公知是唐氏，趕著說道：「你來的正好，可將你一起帶去，免致你不知這暗味的地方。」又命人役，到何愷家中，將畢周氏捉來。吩咐已畢，然後眾人出了店門，來至湯得忠家內。此時皇華鎮上無不知道這事，前來看破此案，紛紛擁擠，站在門前。狄公先走進去，在書房坐定，等群人到齊，隨後來至徐德泰房中，指著那個地窰問道：「你既是讀書世家子弟，理應安分守己，為何在臥房床架之下，挖這一個地窰，有何用處？下面還有什麼害人之物麼？」徐德泰到了此時，全不開口。馬榮上前稟道：「太爺既已將那方磚挖起，下面無非是個暗門，通於別處。小人且再去探一探。」說著向喬太手中取了燭臺，到裏面一照。只見有二三尺深，一個深塘直通那牆壁，上下皆是木板切成，並無泥土。見那個銅鈴惟在空中，知是個暗號，便將鈴繩一抽，響亮一聲。見前面有塊木板，忽然開下，卻是一個小小的圓洞，有四五層被臺。馬榮舉步由技臺上去，約有四尺見方一個所在。四面俱看不出門路，不知由何處通著隔壁。正在各處觀看，將頭一抬，早見上面有塊方磚為頭頂起，心下不好歡喜，隨將燭臺遞與喬太，兩手舉過頭頂，將那方磚取過。隱隱的上面射進亮光，再伸頭向洞外看去，正是那畢順房中床柱之上。馬榮見案已破，自己站在房內，命喬太開了房門，由畢家大門，繞至街上，到了湯家大門口。

眾人見他由外面進來，心下無不詫異，只見他向唐氏說道：「尊府的后門，已經瞻仰了。請你前來觀看吧。」狄公正在房中，等下面的消息，正在靜坐之下，忽聽喬太在面前進來說話，知已通到間壁，有意如此，特使眾人觀望。當即問道：「喬太上來。可是通到那邊？」喬太回道：「正在那床腳之下，且請太爺下去一看。」狄公道：「你且將湯先生同畢唐氏帶來，陪本縣一齊下去，方令他兩人心中折服。」說著眾差人役，已將兩人提到，陸續地由床腳原處，到了畢家房中。此時湯得忠，直急得目瞪口呆，恨不能立刻身死。狄公向他說道：「這事你先生親目所觀見麼？不必出門，可是乾了那人命案件，豈不是你知道故味，教化不嚴？」復向畢唐氏道：「你兒子仇人，今已拿獲，這個所在。你媳婦房中尋出，怪不得她終日在家，閉門不出，卻是另有道路。豈非你二人心地糊塗，使畢順遭了彌天大害？」畢唐氏到了此時，方知為媳婦蒙混，回想兒子身死，不由痛入骨髓，大叫一聲，昏於地下。湯得忠見徐德泰這個學生，做出不法極頂之事，自己終日同處，不知這件隱情，明知罪無可倖，也是急得兩眼流淚，向著狄公說道：「此事舉人實在不知，若早知有此事件，斷不能有意釀成。現在既經父臺揭曉，舉人教化無方，也只得甘心認罪，請父臺將徐德泰究辦就是了。」狄公見他這樣情景，反去安慰兩句，然後命人用姜湯將唐氏灌醒。見他咬牙切齒，扒起身來要去她媳婦找徐德泰拼命，狄公連忙阻道：「你這人何以如此昏昧，從前本縣為你兒子伸冤，那樣向你解說，你竟執迷不悟，此案現已揭曉，人已獲到，正是你兒子報仇之日，便該靜候本縣拷問明白，然後治刑抵罪，為何又無理取鬧，有誤本縣的正事。」畢唐氏聽了這句話，只得向狄公面前哭說道：「非是老婦人當太爺面前取鬧，只因被這賤貨害得我兒子大毒。先前不知道，還以為太爺是仇人，現在彰明昭著，恨不得食她淫貨之內。若非太爺明察秋毫，是個清官，我兒子的冤孽，真是深沉海底。」說話未完，當見眼淚直流，痛哭不已。狄公命差人將畢唐氏扶出，吩咐湯得忠將所有的學生，概行解館，房屋暫行發封，地窖命人填塞，畢唐氏無須帶案，俟審明定罪後，再行到堂。

吩咐已完，早有馬榮、何愷，將閒人等一概驅逐出去，所有的人犯，俱皆捉來，將奸婦交與官媒看押，奸夫收監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